



地平说

与普遍的误解相反，中世纪教会并没有教导地球是平的，而且我们有很多方法可以证明地球是球形的。

地平说运动的变化

地平说运动的发展是否已经趋于平缓？

过去一年，我注意到地平说运动发生了一些变化。五年前，当我开始[调查地平说运动](#)时，互联网上充斥着大量宣扬地平说的资料。当时，几乎找不到任何对地平说运动持批评态度的内容。而现在情况恰恰相反：在互联网上找到支持地平说的资料几乎和五年前找到反对地平说的资料一样困难。究竟是什么改变了这一切？可能有很多因素在起作用。其中一个因素是地平说运动可能已经达到了饱和状态。毕竟，容易被地平说论点说服的人毕竟有限，尤其是在互联网上出现了大量反驳地平说论点的资源之后。

另一个因素是，由于他们倾向于相信宏大的阴谋论，许多地平说信徒已经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其他方面。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新冠病毒疫情为人们提供了许多探索关于新冠病毒的各种阴谋论的机会。与地平说阴谋论相比，这些阴谋论可能更容易吸引到大量轻信者。

或许最重要的因素是搜索引擎和互联网平台自 2019 年以来政策和算法的变化。

或许最重要的因素是搜索引擎和互联网平台自 2019 年开始的政策和算法变革。面对广泛的批评和失去某些法律保护的威胁，社交媒体平台和搜索引擎改变了向用户推荐网站的方式。在 2019 年之前，搜索引擎和其他平台（例如 YouTube）会推荐用户搜索过的其他资源。例如，如果用户偶然发现一个网站声称 2012 年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是伪造的，那么就会推荐许多类似的网站。一个更典型的例子是“披萨门”事件。2016 年，一些餐厅被指控为儿童卖淫团伙的掩护，相关传闻在互联网上迅速传播，甚至出现了活人献祭和撒旦仪式等指控。最终，一名北卡罗来纳州男子因袭击华盛顿特区一家披萨店以营救据称被关押在那里的儿童而被捕。这类耸人听闻的虚假故事有可能造成人员伤亡，并毁掉许多其他人的生活（例如，北卡罗来纳州那位醒悟得太晚，才意识到自己犯了多么愚蠢的错误）。

鉴于此类潜在风险，搜索引擎和社交媒体平台对其政策和算法进行调整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些变化影响了各种各样的人和观点，但地平说信徒似乎认为自己受到了特别的迫害。许多热门的地平说 YouTube 频道被取消了盈利资格。这造成了相当大的打击，因为这些网站的许多所有者都从广告商那里获得了可观的收入。一些地平说 YouTube 频道被删除。与此同时，一些地平说 Facebook 账号也被删除。是什么促使这些行动？通常来说，并非因为推广地平说。相反，删除是由于其他问题，例如宣传新冠病毒是假的。虽然散布地球是平的谎言不太可能导致人员死亡，但散布新冠病毒不存在的谎言最终会导致人员死亡。YouTube 和 Facebook 担心，如果因其平台上传播的关于新冠病毒和其他问题的虚假信息而提起诉讼，他们可能会承担经济责任。对于剩余的地平说 YouTube 视频，也发生了其他变化。我注意到，现在 YouTube 上很多关于地平说的视频都带有这样的免责声明，引用了维基百科关于地平说的页面内容：

地平说是一种古老的地球形状观念，认为地球是一个平面或圆盘。许多古代文明都信奉地平说，包括古希腊，直到古典时期和青铜时代……

甚至在反驳地平说的视频中也会出现此免责声明，因此它的出现一定是由某些短语（例如“地平说”）触发的。

我对这些政策变化感到非常矛盾。虽然我承认这些新限制是为了应对社交媒体上虚假视频和帖子对生命构成的威胁而实施的，但这些政策变化可能带来的后果是什么？互联网巨头们现在采取的这类政策很容易被进一步修改，以限制像“创世记解答”（Answers in Genesis）这样的创造论组织。因此，这些政策存在很大的潜在危害。

地平说宣传策略的转变

显然，这些因素成功地抑制了互联网上关于地平说的新内容。不久前，网上有数千小时的地平说视频，而且每天都有新的视频上传。其中许多视频至少有一个小时长，有些甚至长达六个小时（我可没夸张）。我看了这些视频的时间远超我愿意承认的程度，于是我摸索出了一套观看技巧。我通常会跳过开头几分钟的介绍性内容。如果这时我看到或听到的内容我已经看过，我就快进五分钟左右。如果仍然没有新内容，我就继续快进。很多视频都在重复我已经看过的内容和论点。很多长达数小时的视频里也没有任何我没见过的东西。有了这套技巧，即使是最长的视频，我也能

在几分钟内看完。偶尔我会遇到一些新内容，这时我就会停下来仔细观察。

然而，大约一年前，关于地平说的新视频似乎突然停止了更新。这可能是由于最近搜索算法的改变，导致新的地平说视频难以被找到。但我认为，视频的盈利限制消除了盈利动机，使得继续制作地平说视频变得毫无意义。盈利动机或许可以解释这些视频内容的重复性，以及它们浪费我大量时间的广告。我曾花费大量时间研究地平说运动，即使在理解了许多地平说的论点之后，我仍然继续研究。这就是为什么我会不时地在网上搜索地平说的资料。这也是为什么我参加了在美国举办的三届国际地平说大会（FEIC）（正如我在[第三届 FEIC 之后评论](#)的那样，似乎不会再有更多此类大会了）。当新的地平说视频从互联网上基本消失后，我发现自己无从追踪新出现的地平说论点。

随着互联网上“地平说”视频的消失，我最终了解到互联网上存在着“地平说”的音频节目。这些节目大多源自 Discord 平台，但也会在 YouTube 上直播。虽然可以在 YouTube 上收听直播，但参与这些节目需要注册一个 Discord 账号。有些节目会在 YouTube 上免费播放部分内容，但有些内容只能在 Discord 上收听。我之前提到的[那个“地平说”音频节目就是这种情况](#)。

FE 24/7

我偶尔会关注一个名为“24/7 地平说 Discord”的节目。顾名思义，这个节目是持续直播的。虽然在 Discord 上可能是这样，但在 YouTube 上播放的内容却被剪辑成了片段，而且似乎没有哪个片段能持续 12 小时。YouTube 上的一个片段结束后，有时要过一段时间才会开始下一个片段。节目中经常会出现长时间的静默期。此外，很多时候，这个节目只是地平说信徒们在闲聊，并没有直接讨论地平说的内容。我对这个节目的关注远非持续不断。有时我会把它调低音量，同时做其他事情，这样我就可以偶尔留意一下他们在说什么。如果有什么内容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就会停下手头的事情，把音量调大。这类似于我快进观看长视频的方法，只不过这次是实时进行的。例如，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这个节目就开着，但目前没有什么内容让我感兴趣。顺便一提，我发现这个频道和其他一些讨论地平说的频道里充斥着令人震惊的脏话。我想知道这是否是地平说运动中日益增长的趋势。我注意到一些自称基督徒的地平说信徒也在使用脏话。我对此感到不解。

FE 24/7 项目的成员会邀请非地平论者加入该项目。当他们加入时，会被鼓励回答三个问题：

1. 从古代到今天，人们是如何测量地球曲率的？

2. 轴向旋转是如何检测出来的？
3. 我们怎么知道太空真空存在？

正如我多次观察到的那样，很少有人接受过关于地球形状和其他相关问题的正确教育，能够以任何合理的水平充分回答这些问题，更不用说达到地平说信徒的不恰当标准了。

正如我多次观察到的，极少有人接受过关于地球形状和其他相关知识的正规教育，以至于能够以合理的水平回答这些问题，更遑论达到“地平说”信徒们不合理的标准。因此，大多数同意接受采访的非“地平说”信徒很快就会不知所措。他们的主持人会鼓励他们，如果不知道问题的答案，就坦诚地说出来。最终，大多数“客人”都抓住了这个机会。采访结束后，“地平说”信徒会告诉“客人”，既然他们一个问题都回答不了，那么他们关于地球是球体的观点就仅仅是一种信仰体系，仅此而已。“地平说”信徒会将此与他们自己认为地球是平的的观点进行对比，从而证明地球是平的。如果“客人”不同意，他们就会被提醒，他们并没有为自己的信仰提供任何证据（这个词又出现了）。当然，“地平说”信徒自己也没有为他们的信仰提供任何证据。只有当这个问题被提出时，节目中的地平说信徒才愿意谈论他们的观点。在此之前，他们拒绝承担任何举证责任，声称自己什么也没说。

大多数观众根本不知道这场讨论是如何被操控和操纵，最终得出预设结论的：地球是平的。与此同时，地平说信徒们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声称他们并非试图说服任何人地球是平的，只是想引发人们的思考。这根本不是讨论，而是邪教常用的伎俩，用来诱骗毫无戒心的人。

显然，这个频道上的地平说信徒把这些互动视为辩论，尽管他们在开始讨论时从未使用过“辩论”这个词（至少在一开始他们就是这么称呼的）。此外，这些参与“辩论”的地平说信徒似乎认为真理可以通过辩论来解决。事实并非如此。有很多例子表明，辩论的获胜者所支持的观点是错误的。我无法想象，任何一个理性的人怎么会认为，在辩论中击败一个准备不足的人就能证明准备更充分的人的观点是正确的。但也许问题就出在我身上——我假设这些支持地平说的人都是理性的。

我常常好奇，如果有人带着准备回答那三个问题的心态走进地平说信徒的圈子，他们会作何反应。我注册了一个 Discord 账号，几次潜入他们的服务器。通常，我参与讨论的动机是想纠正我听到的一些错误说法。大多数时候，我的麦克风都被静音了一段时间，等到话题转移到其他方向，继续待下去也没什么意义，所以我最终就离开了。有一次，我的麦克风被解除静音，

于是我试图纠正地平说信徒的一个错误说法。但他们对我的意见不感兴趣，很快就把我赶了出去。频道的主播也曾一两次解除我的静音。当时我有点犹豫，因为我不想参与长时间的讨论。尤其是当一些我不喜欢的人也在频道里，或者我时间有限，无法投入到一场可能旷日持久的讨论中时，更是如此。

轮到我了

最近我登录了服务器，节目的主播很快就解除了我的静音并跟我打了招呼。他从我的 Discord 用户名（和其他人一样，也是个化名）认出了我，说我更像个倾听者。我表示同意，但也说这次我愿意参与讨论。我同意这次发言有几个原因。如果那些我不喜欢的人也在节目里，他们也不会发言。我觉得主播大部分时间都很随和，所以我觉得他是唯一一个可以好好聊聊的常客。当时我并不忙，也没有什么安排，所以有时间聊天，这似乎是一个回答我一直以来疑问的好机会：像我这样准备好回答三个标准问题（以及更多问题）的人，讨论会进行得如何？主播问我认为地球是什么形状的。我告诉他地球是球体。他问我对此有多确定。我回答说，我对这件事的把握和其他我能确定的事情一样大。他试图让我量化我的信心，比如用百分比来表示。我拒绝量化，我说我非常确信地球是球体，但作为一名科学家，我必须承认，即使可能性很小，我

也有可能出错。我提醒他，科学史上充斥着许多曾经被认为是真理，但后来又被摒弃的观点。主持人接着问我是哪种类型的科学家，以及我的相关经验。我没有主动提及这些信息，但我也不打算隐瞒。

主持人开始解释那三个问题，我告诉他我已经知道这三个问题了。于是，主持人让我回答第一个问题，关于地球曲率测量的历史。他要求我尽可能详细地回答。我开始讲述埃拉托色尼测量地球大小的过程，并提供了相关的细节，例如测量的时间和地点，以及埃拉托色尼在六月夏至日（但并非同一年）在两个地点测量的太阳天顶角，还有埃拉托色尼关于地球大小的结论。我才刚刚开始讲述大地测量学——测量地球形状——的悠久历史。正当我准备接着讲波西多尼乌斯在埃拉托色尼测量之后不久对地球曲率的测量时，主持人打断了我，问埃拉托色尼是否有人帮忙。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奇怪，但我解释说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记录，不过埃拉托色尼可能有一些助手协助他工作。但这并非主持人的意思。他接着追问，埃拉托色尼是否假定地球是球体。我回答说不是，并指出地球的形状在埃拉托色尼之前就已经被确定了，所以他只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研究，这在科学界很常见。

我似乎总是进退两难——有人批评我话不多，但后来我发言的机会又被剥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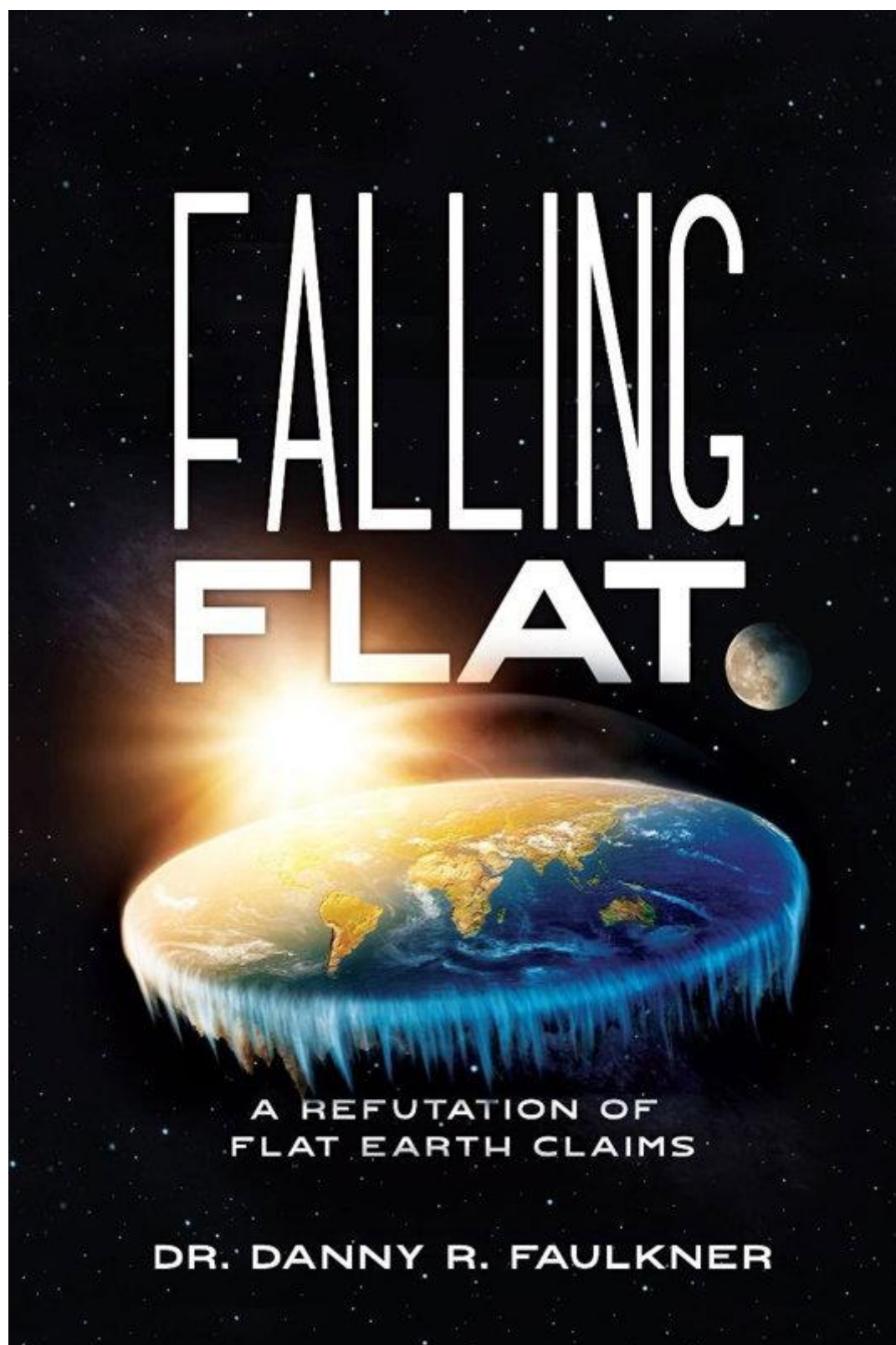
主持人立刻表示反对，声称埃拉托色尼只是假定了地球是球形的。主持人很快追问地球是球形的这一说法是什么时候、又是如何确立的。我回应说，主持人应该先问这个问题。不过，我还是继续讲解亚里士多德大约公元前 350 年写成的《论天》。在这本书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四个论证地球是球形的论点，其中两个有力，一个不太有力，还有一个是站不住脚的。我开始谈论地球是球形的两个有力论证：一是随着南北方向行进，星象的变化；二是月食期间地球阴影的圆形。关于后者，我表示我相信主持人会对日食或月食的成因持有不同意见，但我希望我们之后能探讨这个问题。可惜，最终未能如愿。这时，之前一直让我自由发言的主持人开始逐渐主导谈话。他滔滔不绝，我不好意思打断他，所以几乎没有机会再说。我觉得这很讽刺。之前和这位男士的一次简短交谈中，我也没怎么说话，只是静静地听他提问，然后回答问题。当时并没有人问我问题。在那次谈话中，主持人最后问我为什么不说话。他告诫我说，如果我不说话，我们就没法好好交流，然后就把我静音了（虽然他态度很客气）。但这次他却一直说个不停，不给我多少发言的机会。这样也不利于讨论。看来我真是进退两难——我被指责不怎么说话，但之后我的发言机会又被剥夺了。

不和谐的对话

我们讨论第一个问题进展甚微。问题在于他对科学的本质以及如何运用科学来了解地球的形状和大小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主持人不断嘲讽地称埃拉托色尼的实验为“沙子里的棍子”，这是地平说信徒常用的说法。地平说信徒，包括主持人在内，不会接受任何不符合他们定义的测量结果。他们认为测量地球大小的唯一方法就是观察地球本身。他们断言，通过仰望天空来确定地球的形状或大小是荒谬的。最终，我指出，我们陷入僵局的原因在于我们对认识论的根本分歧。

我很快就得到了答案，也就是如果有人准备好回答这三个问题，来到这个频道会发生什么。主持人没能引导我得出这样的结论：我所知道的并非知识，而仅仅是一种信仰体系。这打乱了他惯用的套路，所以他不得不另辟蹊径。他宣称我不诚实（委婉地指责我撒谎），并告诉我他不会继续和一个不诚实的人对话。我不明白他怎么会认为我不诚实。也许他认为自己的认知论如此显而易见地正确，以至于如果有人反对，那一定是自欺欺人。主持人解释说，由于我不诚实，所以他不欢迎我，并把我踢出了频道。我想这意味着我以后都不受欢迎了，所以即使有机会，我也不会再去了。这很可惜，因为我经常在这个频道听到一些不实之词。如果我觉得能在这个频道上进行一些文明的讨论来尝

试纠正这些问题，我会很乐意这么做，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唉，我尽力了。



在我们半小时的谈话中，频道里还有几个地平论者试图插话，但主持人示意他们不要插嘴。我很感激这一点。我曾在这个频道上听到过一群地平论者围攻可怜的嘉宾，抛出一连串问题，让嘉宾几乎没有回答的机会。但这无关紧要，因为他们根本就没在听答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主持人彻底放开了，地平论者们开始热烈讨论我。随着讨论的进行，我听到了一些对我所说的话的曲解。第二天，主持人又开始谈论我。当时不在频道里的其他地平论者听说了这次谈话，认出了我，并告诉了主持人，而主持人显然从未听说过我。结果，主持人了解到了我的书《[彻底失败：对地平论的反驳](#)》。这又引发了地平论者们长达一个小时的讨论，情况和前一天类似。我的书被稍微提及了一下，但显然他们都没读过，因为根本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的讨论。和以前一样，他们说的都是些不实之词。

其中一个不准确之处在于，他们说我们进行了一场辩论。有趣的是，在我加入这个频道之前和期间，他们从未使用过“辩论”这个词。他们称之为“讨论”。讨论和辩论之间有着天壤之别。首先，辩论通常会有一个待辩论的议题。其次，辩论通常会有双方事先商定的规则和形式。此外，辩论通常会有位中立的主持人来执行这些规则和形式。然而，这个频道上的“地平说”信徒们却一直把我们的对话称为辩论，并一致

宣布主持人赢得了辩论。但如果真是这样，结果又是什么呢？请记住，是我的“对手”单方面决定结束这场“辩论”的。如果辩论的一方突然结束辩论，那么该方就输了。因此，如果这真的是一场辩论，那么我实际上是不战而胜。再次声明，我并没有声称这是一场辩论：那是他们的说法。

结论

我是在和那些正在寻找答案的人交谈，而不是和那些认为自己已经找到答案的人交谈。

我从未与地平论者辩论过，也从未打算这样做，原因有很多，我不想赘述。我的目标也不是试图说服地平论者他们错了。起初我尝试过，但很快发现这样做毫无成效。我很乐意与地平论者讨论地球的形状，但我发现他们对此并不感兴趣。他们如此坚信地球是平的，以至于可能认为与我讨论这个问题是浪费时间。相反，地平论者只对将他人拉拢到他们的观点上感兴趣。我想，他们一定认为我无可救药，就像我认为他们无可救药一样。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还要继续写作和演讲，谈论地平论运动。正如我之前所说，这并非为了地平论者。我的听众是那些听说过地平说运动，并且正在寻找自己无法解答的问题答案的人。也就是说，我的听众是那些正在寻找答案的人，而不是那些自认为已经找到答案的人。

读完这篇文章，你心里是否有一些触动？有没有一些新的想法，或者值得你认真思考的问题？或许，你也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信仰和人生的方向。

如果你愿意，现在就可以向上帝祷告，打开心门，成为祂的儿女。祷告不需要华丽的言辞，只要一颗真诚的心。你可以这样祷告：

天父上帝，今天我来到你面前，愿意立定心志，宣告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是我生命的主。我愿意离开过去那些不讨你喜悦的生活方式，求你赦免我的过犯。靠着你的恩典，帮助我学习顺服你、爱人如己，活出你所赐的新生命。求圣灵每天引导我、扶持我，使我一生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如果你已经做了这个祷告，愿你知道，你并不孤单。信仰的道路需要陪伴和成长。鼓励你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寻找一间合适的教会，与弟兄姐妹一同聚会、学习和成长。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或在信仰上需要帮助，欢迎随时写信与我们联系。我们愿意倾听，也愿意与你一同前行。